



系列報道之二：

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

貧困之殤(下)

自救動力不足 貧困代代相傳



■甘肅省靖遠縣永新鄉青楊村的杜進蓮，貸了5萬元的精準扶貧款準備建羊舍，羊舍未建起錢卻墮了其他窮窟窿。
記者肖剛 摄

甘肅會寧，這個十年九旱的國家級貧困縣還有一個神話般的光環，那就是全國有名的「狀元縣」。明清時期從這裡走出過進士20人，文武舉人137人，貢生400餘人。自恢復高考以來，已向全國輸送大學生10萬餘人，其中博士1,100多人，碩士5,500多人。

五萬扶貧款 一半還欠債

甘肅實施精準扶貧政策以來，對會寧縣當地村民來說一個最大福音，就是每戶可貸到5萬元的精準扶貧款。記者走訪了解到，在河畔鄉、漢家岔鄉去年凡是家裡有子女上學的都選擇了貸款，但是大部分村民是將5萬元貸款中的一半用來還之前借親友的錢，一半用來子女上學和家裡的日常開銷。

漢家岔鄉很多村民都貸了5萬元，不過村民張彥蘭說，因為擔心還不起貸款，所以只貸了3萬元，之前向親友借的5萬多元還沒還。而在新莊村，村民李克金家裡已經走出了4個大學生，為供給這4個孩子上大學讓他欠了20多萬元的債，有村民調侃稱，如果不供這4個孩子上大學，他都可以蓋個2層小洋樓了。

昔日狀元村 今臨生源匱

新莊村是會寧縣的狀元村，在這個幾十戶人家的村子裡每年都會有一兩個學生考上清華或者北大。記者近日沿着蜿蜒的山路來到位於山頂的新莊村，狀元村並沒有想像的熱鬧，村子的主街道也顯得冷清，陪同的鄉政府工作人員說，這是因為年輕人都考上大學離開村子，中年人也都去外面打工了，村子裡留下的都是老年人、婦女和還在上學的孩子。

村裡有一所學校，記者探訪時正是開學報到的日子，但學校裡並不見熱鬧。村民告訴記者，由於缺少生源，部分學校已經閒置。一方面，每家都不願多生孩子，多數家庭都是一個孩子，學習較好的學生都被「挖」到了條件較好的縣城學校；另一方面，考上大學的學生都去了外面發展，村裡只剩留守老人，因而生源會越來越少。



■甘肅省會寧縣的張彥蘭（左二）一家因為疾病和孩子的學費，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記者劉俊海 摄

子女求學 全家負債

多因素制約貧困人群發展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黨和政府一直把「扶貧」當做工作重點來抓，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這麼多人悲愴地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導致貧困的根源究竟何在？下面這些來自扶貧一線官員的說法值得深思。

青海省互助縣牙合村扶貧第一書記李曉峯分析說，此前，國家層面更多地將發展注意力、資金、項目集中在城市建設和現代工業，而對農業方面相對輕視，長時間的不均衡發展導致如今規模出現貧困農村及貧困人口，這是改革開放發展30年過程當中的一個短板。

他結合自己在牙合村的扶貧經驗，分析導致貧困的深層次的原因有地理環境、思想觀念、病殘、缺乏勞動力和缺乏技術以及自身發展動力不足等多種因素，這些也是導致貧困人群增多的主要原因。

糧食減產 收購價低

他舉例說，貧困地區基本上都像他扶貧所在牙合村一樣地處乾旱山區，要「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像今年這裡遇上大旱，土豆、小麥的產量大幅減產，但是市場上糧食價格又上不去，辛苦耕作了一整年，一畝地除去化肥、人力成本等淨收入也就超不過五百塊錢。如此怎能不貧困？



■農作物減產、絕收是致貧原因之一。
圖為甘肅中部因旱災被曬死在地裡的玉米。
記者劉俊海 摄

因學返貧與教育缺失致貧共存、因災因病返貧，這些都是困擾扶貧工作人員最大的難題。由於脫貧自救動力不足、扶貧成果脆弱，脫貧人員一夜回到從前的事例已鮮見！一些剛剛脫貧的家庭為供孩子上大學支付高昂學費，不惜向親友借錢，向銀行貸款，使得家境一落千丈。而另有一些封閉落後地方，民眾長期接受不到較高程度的教育，導致人們思想愚昧守舊，貧困如影隨形。

■香港文匯報西北扶貧報道組



■「家長苦供，教師苦教，學生苦學」這十二個字造就了甘肅教育界獨特的「會寧現象」。圖為會寧牛河平安希望小學的學生正在教室啃從家裡帶來的大餅。
資料圖片

教育缺失 思想愚昧

一方面是不能承受的因學返貧之痛，一方面卻是長期教育缺失帶來的思想愚昧和生活貧窮。

在新疆南疆地區，95%以上為少數民族聚居區，大多村民文化程度都是小學沒有畢業，絕大多數人不懂漢語，自身沒有能力，也不願意及時接受教育以提高知識和生存技能。

相較其他村民，托乎提·吐爾遜算思想開明的人，自己在有5個孩子的情況下，可以一直供大女兒上學，目前在墨玉縣北京中學上高二。村裡其他孩子就沒這麼幸運了，基本都是上不到小學三年級就被喊回家幫父母幹活。

早年間，南疆還流傳一個段子。說老師上午上課還能看到班裡五六十個學生，到下午就只有三五個了。「讀書無用論」是偏居一隅的南疆農民普遍心態。

在這樣的生活和學習氛圍下，當地師資

力量嚴重不足，儘管4,500元起薪的待遇在某些生活於城市裡的大學生看來很有誘惑力。

採訪中記者聽到這樣一則故事，曾有農業專家在南疆村子里指導農民們剪枝，以提高核桃產量。然而，農民們卻因為心疼已經長出來的枝葉，打死都不願意下剪刀。或者原本應該整枝全剪，卻只剪短短的一段自欺欺人、應付了事。

一家六口相繼身亡

更加悲劇的一幕發生在8月底，甘肅臨夏州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山老爺彎社，一個貧困家庭的主婦因為不堪生活重負精神垮塌，先拿斧子砍殺親生4個孩子，之後自己服毒自殺。8天之後，孤獨的丈夫也在絕望中服毒自盡，如今家中只留下年邁的兩個老人相對垂淚。

因貧窮導致的絕望，釀造了這場慘絕人



■發生一家六口身亡慘劇的甘肅臨夏州康樂縣阿姑山村山老爺彎社。
網上圖片

偷的悲劇。記者調查發現，這一家8口中，竟然沒有一個人上學識字。讓記者無比揪心的是：一方面，貧困家庭無力承擔教育支出，家庭成員的受教育程度難以提高；而另一方面，教育投入又給一些家庭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脫貧希望渺茫。進退之間，魔咒難消。



■在甘肅臨夏，貧困人家多數都是這樣的居屋。
記者肖剛 摄

連失愛子 夫妻傷殘
興旺之家一落千丈

曾幾何時，陝西西鄉縣堰口鎮岳嶺村的「能人」胡有興無論如何也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會成為貧困戶。今年50多歲的胡有興，是村裡最早走出去務工掙錢的那批人之一。

「那時候，我的根雕手藝很受歡迎，老闆總會讓我加班趕做。」說起當年的生活，胡有興臉上總會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容。「兩個兒子也幫着我掙錢，我們攢了錢蓋了房子，生活過得真的很好。」

天有不測風雲。2009年前後，災難突然降臨到這個家庭！先是大兒子因病去世，之後二兒子又因車禍永遠離開了他們。連失愛子的痛苦，使得夫婦倆每日都生活在崩潰的邊緣。

「那段時間，我們什麼也不想幹，不管閉着眼睛還是合上眼睛，兩個兒子總會出現在眼前。你說，我的二兒子多乖，和同學出去在路邊聊天，昨就被別人的摩托撞上了。」胡有興從此對生活失去了信心，夫婦倆常常待在家中，一坐就是一整天，人間的生活似乎與他們已經沒有多大關係。



■連續失去兩個兒子後成為貧困戶的胡有興，在縣委書記的幫助下養起了豬。
記者李陽波 摄

厄運還是沒有放過他們。一次勞動中，恍惚中的胡有興不慎受傷留下殘疾，不久老婆在砍柴時又砍傷了手腕，至今沒有康復。精神和身體上的雙重傷痛，讓這個原本興旺的家庭就此垮了下來，成為貧困人家。

當地幹部告訴記者，因災返貧中因為「家庭成員致殘等造成家庭貧困」這類情況，最為讓人心酸。因為他們承受的不僅僅是生活質量的改變，而是個人生命運的逆反，那種身體和精神痛苦的雙重折磨，一般人是很難忍受的。有的從此一蹶不振，有的甚至走向極端。

在陝西很多農村地區，如果你要問他們最害怕什麼，可能十有八九都會回答：害怕得病。「農民得病，一夜返貧。」這看似玩笑的一句話，卻真實地揭示了在很多地方導致農民貧困和返貧的一大主因。

陝西西鄉縣堰口鎮岳嶺村的貧困戶岳財斌，便是因病「一夜返貧」的一個典型事例。今年50多歲的岳財斌以前家庭還算殷實，外出長期打工讓自己不僅蓋了房子，還攢下了一筆不小的積蓄。然而，隨着2013年二女兒患上腦血管畸形，岳財斌一家的苦日子便來了。為了給女兒看病，自己便不再外出打工，一家人終日輾轉在各個醫院。

醫療救助力不從心

在經過多個醫院確診後，岳財斌的女兒實施了手術治療。從就診到手術，幾次下來，岳財斌東湊西借連同自家的積蓄共花掉了20多萬，一家人迅速陷入貧困。「最難的時候，幾乎都沒錢給娃買藥了。」看着至今尚未痊癒的女兒，岳財斌心如刀絞。

採訪中，陝西省扶貧辦相關人士表示，對於醫療貧困戶來說，一旦發生大病，即使將新農合、商業保險和政府補貼都用上，錢的缺口還是很大。而一些慢性病患者，常年用藥給家庭經濟造成巨大負擔，因為政策的問題又享受不到醫保補貼。

一場大病
一夜返貧